



北极缘

〔日本〕新田次郎 著

广 播 出 版 社

北 极 缘

原名《阿拉斯加的故事》

〔日本〕 新田次郎 著
邱 茂 张 振 华 译

广 播 出 版 社

北 极 缘

原名《阿拉斯加的故事》

〔日本〕新田次郎 著
邱 茂 张 振 华 译

*

广 播 出 版 社 出 版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 毫米 32 开 9 印张 180(千)字
1982 年 7 月第 1 版 198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3,000 册
统一书号:8236·052 定价:0.80 元



主要人物表

弗朗克·安田(即安田恭辅) 主人公。日本人。生在日本宫城县,后来到美国阿拉斯加,为爱斯基摩人的生存奋斗毕生。

内维罗 弗朗克·安田的妻子。巴罗角爱斯基摩人。

石原田千代 安田恭辅少年时代的女友。

查尔斯·布洛尔 白人。巴罗角交易所的所长。弗朗克·安田事业的支持者。

汤姆·卡特 白人。矿山家兼探险家。弗朗克·安田的合作人。

乔治·大岛 旅美日本人。弗朗克·安田的朋友。

哈利 白人。美国沿海警备船“大熊号”船长。

卡比克 巴罗角爱斯基摩人。捕鲸组的头人之一。

阿马欧卡 巴罗角爱斯基摩人。捕鲸组的头人之一。内维罗的父亲。

施尼克 巴罗角爱斯基摩人。弗朗克·安田事业的追随者。

塔卡布克 巴罗角爱斯基摩人。弗朗克·安田事业的追随者。

比尔·沃尔斯 白人。皮货商。

目 录

第一章 北极光	(1)
第二章 北极海	(67)
第三章 布鲁克斯山脉	(133)
第四章 育空河畔	(205)
终 章	(261)

第一章

北极光

弗朗克·安田不想去看北极光，低着头，望着脚下的冰原，只顾往前走。但是，这样走是危险的，一旦迷失了方向，等待着他的将是死亡。而他的死同时也就是大熊号的死。

弗朗克还是抬起了头，看了北极光：

彩光在空中炸开了。红与绿互相缠绕着、盘旋着，从中心不断地射出一支支绿色的箭。那些光箭从遥远的天际拖着绿色的光带向他飞射而来。来而复灭，灭而复来。

光箭终不能射中他。因为它们在他头上很高的夜幕中就自行消失了。但是，他仍然感到那消失了的绿箭在继续向他袭来，尽管没有感到疼痛，但他的全身已被一种恐怖所慑服。他不得不常常停住脚步。

他早就知道北极光是在不可想象的高空中发生的一种神秘的自然现象，而且只有在极地才能看到；也知道它对于人类并无任何伤害。

北极光既不是在夜空里盛开的花朵，也不是升腾的焰火。

它是在黑暗夜空里的色彩舞蹈，它是天帝借助庄严的夜幕所发的光和色的淫威。

北极光不同于闪电，当彩光在空中爆发的时候，虽然也伴有闪光，却没有任何声音。就是那些漫天疾飞的浓绿的光箭也并不带着呼啸。一切都发生在沉寂的黑暗之中。

北极光与彩虹比较，除了两者都是色彩在空中的表现之外，也几乎没有别的共同点。彩虹有着规则的色彩排列，一种颜色和另一种颜色之间还带着过渡的中间色。而北极光则没有色彩的次序，一种颜色和另一种颜色也不是由中间色来联结的，它不连续地从红变为绿，又会从绿忽而变为黄。北极光充满着原色，即使原色以外的其他颜色，也有明显的个性。这只有在北极光中才能看到。

当北极光出现的时候，冰原显得明亮了一些。但是北极光的光亮是很微弱的，不仅赶不上月光，就是和星光相比，也只是显得更为华丽而已。北极海似乎与北极光毫不相干，它只是作为莽莽冰原默默地躺卧着。

北极光没有任何静止的部分，所有的部位都在仓猝地动，就象告急似的反复地明灭着。色彩的漩涡在空中滚动，其后拖着红色的线流，忽而象河，忽而似带，转瞬又化作绿色的大蟒。

弗朗克·安田害怕了。北极光还会演出什么恶剧？他想，如果再连续几个小时看着这可怖的情景，自己肯定会发疯，会被折磨而死。

闭上眼睛等待吧，等到天帝息怒之后再走。他放下背上的行李，在冰上铺好皮褥，裹着毛毯就躺下了。

他对色彩的狂暴表示了顺从，北极光也改变了对他的态度。虽然还在忽明忽暗，但色彩却柔和多了。因为颜色淡了些，总的景观也显得较为安静了。绿色的大蟒将尾巴伸开，又蜷缩为S形，腹部鼓起来，就象面团那样往冰原上塌落。它越塌越大，转眼间幻化成一块随风飘曳的绿色窗幔，上面隐现出一道道黄色的暗光。

窗幔飘曳着，以相当的速度在空中流动，颜色也逐渐淡下来。

当色彩布满整个空间，北极光就开始收拢，往南退去。看起来，夜空的盛典就要结束。绿色间有黄条纹的窗幔很快成为黄色斑点，凝缩在南天消失了。夜空里只有星光在闪耀。

弗朗克·安田仍然蹲在那里，面对北极光消逝的方向思考了片刻，从口袋里拿出指南针，划着火柴看了看。他想起了自己临行时，美国沿海警备船大熊号的船长哈利所说的话：

“弗朗克，在这里指南针不大顶用。但是如果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依靠的话，指南针还是要用的。可能你已经知道指南针在极地的用法，可是为了万全，还是再给你讲讲吧！——在这里，指南针的北并不等于地理上的北。真正的北是从指南针指示的北再往西偏二十五度的方向。你要牢牢记住这一点，否则要出乱子的。

“北极星原本可以给人指路，但是极地的北极星恰好在你的头上，所以也不能指望它。

“靠月亮吗？极地地带的月亮也太随心所欲了。她的轨道每个月、每个季节、每一年都不一样。即使冬至时候的满月，她的位置也照样在四十六度到三十六度的范围内不断变

化而每年不同。转到北方时的高度也在十度到零度之间变化着。一句话，月亮也是不能依靠的。不过，月亮和太阳一样，最高的时候最接近于南。相反地，她最低时则最靠近北。如果你注意到这一点的话，月亮也还是有用处的。

“在极地的黑夜期间，最可靠的还是每天光临一次的蓝色的黎明。它出现的方向就是南。你要到达巴罗角，就向着它往前走。

“要记住，弗朗克，你要去的巴罗角在南方，你往南走一百三十英里左右，就能找到冰原和阿拉斯加大陆的交界线。从那里再沿着海岸线往东北方向走二十英里左右，就是巴罗角。千万不要弄错方向。一天一次出现的蓝色黎明的方向就是南。你要确保方向就要靠这蓝色的黎明。”

船长哈利把最后一句重复了一遍之后说：

“祝你成功！”

船长的声音压得很低，从语气中听不出他对此行有任何信心。他说“祝你成功”，可弗朗克却觉得他似乎在说“要永别啦”。船长的目光里只有惜别的怜悯，而丝毫没有对于成功的期望。在他的表情里能够看到的，只是作为一位船长对于无望之举还要强作祝愿的那种义务感。

弗朗克望了望刚刚消逝了北极光的天空。

“凭指南针，极光消逝的方向就是南。走，往南走，不走，我就会完蛋的。”

他边说边仰望天空，只见北极星高高地挂在他的头上。北极星和他连结的方向无疑是北，而与北极星相反的方向——

南，自然是在他脚踏着的冰原的底下了。在北纬七十度以北的地方，即使看到北极星，也不能只靠它行走。

他决定以北极光消逝方向上的一颗星星作为目标。他不知道这颗星星的名字，也不知道它所在的是什么星座。但是，他选定的这颗星相当明亮，而且幸运得很，它就闪耀在南方接近地平线的地方，抬眼就能望见。

盯着这颗星星走，就是往南走。尽管星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停地移动，但这是有规律的。星星与地平线保持一定的角度静静地运行。沿着它运行的轨迹把星星倒退到地平线上，就确定出了南的方向。

他收拾好行李，继续往南走去。每走一段，就拿出指南针核对一下方向。

极光欢尽，群星悄然；冰原白茫茫，寒夜黑沉沉。如果这样安静的夜晚能够连续几天，走到巴罗角也许并不是什么难事吧！

弗朗克离开大熊号，已经是第五天了。当初，他以蓝色的黎明作为目标踏上征程，走了三个小时，蓝色的天空就变黑了。冬季的北极，每天只有这三个小时象晨曦一样有点明亮，其余二十一个小时则全处在黑暗中。

弗朗克出发的第二天，开始刮起了暴风雪。一刮就是三天，他根本动弹不了。到了第五天，暴风雪过去后，出现了北极光。

他在离开大熊号时，打算花五天时间走完一百三十英里，以便抵达阿拉斯加大陆的最北端。然而这五天他能走的只有头一天。其后三天，只能象爱斯基摩狗一样蜷伏在风雪里。

所以，现在他必须抓紧时间赶路。

弗朗克所带的口粮是有限的，——船长哈利分给他的这份只能吃十天，如果在口粮吃尽以前还找不到巴罗角，他就只能死在冰原上。而且由于他的死，无从向困在冰海里的大熊号派出救援队，大熊号上围绕粮食问题而发生暴力也是不可避免的，那时恐怕还要死上几个船员。

美国沿海警备船大熊号是一艘三桅机帆船。白色的船体，八百吨的载重。不过使大熊号出名的是它的速度快。它还装有大炮，但这不是为了作战，而是用于警告偷猎船。

北极海从前是鲸鱼的宝库，也是捕捉其他海兽的好地方。但在俄国统治阿拉斯加时期，由于进行了几乎是毫无限制的滥捕，使这些动物急剧减少，俄国人看到再也没什么油水可捞，就置弃了阿拉斯加而转手卖给了美国。当时，许多国家讽刺说：美国人以高价买了一个大冰箱！

美国收买了阿拉斯加以后，首先采取措施保护北极海的动物资源。除了爱斯基摩人，禁止任何人猎取海兽。允许爱斯基摩人保留他们古已有之的特权，是为了保障他们的生存之路。

为了监视偷猎者，沿海警备船大熊号被派到了北极海。

鲸鱼面临绝迹，其他海兽的景况也好不了多少。因此，为一些海兽设立了保护区。尽管如此，仍有许多象声名狼藉的海狼号那样的偷猎船，不仅偷捕鲸鱼，而且经常窜到北极海沿岸地带的爱斯基摩部落，以近乎掠夺的手段套走爱斯基摩人积攒起来的毛皮。他们与海盗没什么两样。

大熊号这一年正在全力搜寻海狼号，准备在它违法的现场抓获它。但是狡猾的海狼号声东击西，巧妙地钻大熊号的空子，在北极海和濒临北极海的阿拉斯加沿海各地继续作恶。

无论什么样的船，过了九月中旬就要考虑撤离北极海。因为有时在这之前一个月就会提前结冰。

然而大熊号到了九月底才得到海狼号出现的情报。消息恰恰是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传来的。

船长哈利决定追踪海狼号。他决心无论如何这次要在海狼号犯法的现场上抓住它，解除它的武装，逮捕几个为首的船员，并且收缴这条船。但是海狼号一直没逮着，相反地，大熊号在巴罗角以北一百三十英里的海面上遇到了突然袭来的异常寒流，气温急剧下降，大熊号被困在冰海里面了。

荷叶形的冰块将大熊号团团围住。在阳光照射下，冰块泛着光华，弗朗克看着，觉得特别美。但是冰块转眼之间在长大，荷叶之间的隙缝弥合了，海消失了，意外地出现的是辽阔的冰原。尽管大熊号为了逃出冰原尽了一切努力，然而结冰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负有盛名的大熊号的速度。一夜之间，大熊号就成了北极海的俘虏。

船员们说：“这样看来整个冬天我们就要睡在北极海的冰原上了。”他们并不因此而着急，——大熊号预先考虑到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已经备足了能吃一个冬天的粮食。

大熊号共有船员三十七名。他们不为粮食发愁，担心的是究竟如何度过这穷极无聊、漫长而黑暗的冬天。

到了十一月，太阳象永别了似的消失在地平线下，从此进

入了夜而无昼的世界。

为了排遣烦闷，船上举行了酒会。船员们吃也吃了，喝也喝了，唱也唱了。接下去干嘛呢？对了，照例又是一通滚架。混乱中，乔治被麦克打倒在地。

麦克骂道：“他妈的，你这个该死的家伙！”

乔治半怒半醉地回敬道：“什么？我是该死的？！就算我是该死的，可现在死了倒好，还落个饱鬼！可是你呢？过不了多久也活不成，而且只能做个饿死鬼！懂吗？你们是要给活活饿死的！”

“过不了多久就会饿死”，——这难道是酒后真言？作为仓库保管员的乔治，这番话真非同小可，它象一副带着辣味的清醒剂，使船员们迅速从醉梦里回到现实中来，个个为之愕然，恐怖笼罩着每个人的心。

据乔治醒酒以后说，船上确实没有够吃一个冬天的粮食了。

圣诞节的酒会告吹，全体船员一起盘库。这才发现只剩下两个月的口粮了。要到六月，冰海解冻，船才能开动；但是到二月份船上就要断粮了。

哈利船长开始调查粮食的下落。

大熊号作为监视船执行任务的同时，还兼负对北极海沿海地带居民的补给业务。去年夏天，大熊号在北极海沿岸几个地方陆续卸下了粮食和其他一些物资。巴罗角是一个捕鲸基地，同时又是白人皮货商的居住地。在这里有捕鲸公司的交易所和个人交易所各一处。大熊号也对巴罗角补给了够用一年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

根据调查分析，问题可能出在在巴罗角卸货的时候。卸货的第二天，事务长感到头晕，——他是个胖子，血压高，常犯头晕的毛病。——于是，就把事情托付给了助手弗朗克，自己回屋休息去了。当时，卸货手续已经办妥，只待把要交给比尔·沃尔斯的货卸下来，拿回收据就完事了。

交给比尔·沃尔斯的货主要是粮食。本来要继续卸货，可不巧变了天，风雪交加。——在巴罗角，夏日飞雪是寻常事，算不得什么稀罕。——作业中断了三个小时，天气才变好。那是昼而无夜的季节，天一晴，太阳也就出来了，而且从早到晚一直挂在低空，不落下去。

卸货作业又重新开始了。

弗朗克按照事务长的吩咐组织卸货。货物先从大熊号卸到小船上，再经过流冰以及爱斯基摩人的皮船，最后才运到陆地上。点清了数目，交给了比尔·沃尔斯，并且从他那里拿回了收据。

船长哈利问事务长：

“在你离开卸货现场的那段时间，会不会有人乘机捣鬼呢？”

事务长双臂搭在胸前思索着。

在那三个小时的暴风雪中，会不会有人把粮食从舱里搬出来，在浮岛似的流冰中间藏起来呢？

事务长说：“如果确实这样的话，很可能是当天卸货的那五个人和比尔·沃尔斯勾结在一起干的。”

“当时，弗朗克·安田在干什么呢？”哈利虽然不相信弗朗克会参与这种勾当，但还是提出了这个问题。

“弗朗克·安田？他替我清点了货物，然后把货交给比尔·沃尔斯。他根本没有监督卸货的义务，而且即使有，也不可能发现在暴风雪中的勾当。”

事务长接着不无懊悔地说：“都怪我，我不该不看着那五个人。”

对于乔治等五个人，此前已有过种种议论。不难想象，在风雪中从大熊号偷卸下来藏在流冰上的粮食，在大熊号启锚开航后，被沃尔斯不慌不忙地运走了。

但是船长说：“目前还没有证据逮捕这五个人。”事务长也有同感。是啊，在风雪中的勾当，归根结底，还不过是推想。

船长和事务长把那一天卸货的五个水手和代替事务长的弗朗克·安田一个个叫来讯问。

五个水手的回答是：在刮暴风雪的三个小时里，他们一直在舱里休息；弗朗克·安田的回答是：在比尔·沃尔斯的办公室里躲避风雪。

“风雪不会三个小时一个劲儿地刮，有时也会停一停或稍微小一点。那个时候你在干什么？”船长以尖厉的目光紧紧地盯住弗朗克的眼睛。

“有时——也到外面看一看。”

“‘到外面看一看’？那你应该看到了吧？在浮冰上——”

弗朗克差点脱口而答，但是他马上把话咽了回去，决定一言不发。

风雪中，弗朗克的确依稀看到了在流冰上蠕动的人影，虽然当时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干什么。

事务长进一步追问道：

“你看到了吧！有人在流冰上，……他们把粮食偷偷地运下船藏在那里，……是不是？”

“没有，我什么都没看见。风雪是停过一会儿，可是因为冰雾，根本看不了多远。”

弗朗克清楚地知道自己现在站在什么位置上。如果说看见有人在流冰上活动，那五个海员就会立即遭到怀疑。虽然单凭自己一句话还不能断定就是这五个人偷了粮食，但是他们将陷入困境却是毫无疑问的。弗朗克保持了沉默。

船长发表调查结果说：“由于手续上出了漏洞，一开始粮食就没有装足。”问题显然不可能就此了结。但是对船长来说，现在除了这样讲，似乎还没找到更好的解释。

“‘手续上出了漏洞’？那就让当事者到巴罗角去告急吧！”

“拿两个月的粮食吃六个月，那就是要把一日三餐减少到一日一餐，这办不到！”

另一些船员的看法则与此不同：

“是有人偷卖了粮食，应该让他们到巴罗角去！”

在大熊号里，私下已经风传粮食是让乔治那五个水手偷偷卖掉了。

水手们把弗朗克叫来：“你是应该知道的。是不是乔治那五个人趁着大风雪倒卖了粮食？你说！”

尽管守口如瓶，但是，弗朗克掌握着秘密的说法还是很快传开了。乔治等人如坐针毡。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决定控制住弗朗克，企图封住他的口。

没有几天，大副便从乔治等人手里救出了弗朗克，并将此事报告了船长。船长决定将弗朗克留在自己的身边，并且

吩咐其他干部也要注意弗朗克的安全。但是，船长只能暂时保护弗朗克的人身，却挡不住恶语暗箭：

“好像是弗朗克欺骗了事务长，篡改了单据。弗朗克跟偷卖粮食的家伙是一伙的。”

这样的谣言一经传出，船员们立刻转以严厉的目光投向了弗朗克。——哼！弗朗克只不过是日本人，可是仅仅在大熊号上当了三年船舱服务员，就博得了船长和事务长的青睐，当上了事务长的助手，最近还管起了气象观测，而这本来是二副的工作呀！

当时，在美国人当中对于有色人种的歧视是那樣的严重，以至只要是有色人种，而且仅仅因为是有色人种，就有可能无端地遭到全盘的非议。这种对于有色人种的偏见平常只是作为暗流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潜动，但一遇时机就会一涌而出，如山洪般爆发。有色人种仅仅因为谗言而遭私刑致死，这种事情远不是绝无仅有的。

“他妈的！原来弗朗克就是偷我们粮食那一伙的。那就首先拿这个小日本问事，叫他去巴罗角弄粮食来吧！”船员们由于船长命令把一天的口粮一下子减到三分之一而引起的不满，首先向弗朗克倾泻而来。

天是这样的黑，又这样的冷。没有什么娱乐，没有酒，也没有女人；现在又骤然削减了口粮，早已积闷在船员们心头的暴怒就象炽热的岩浆已经冲腾到山口，爆发在即。朝谁爆发？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弗朗克了。首先血祭弗朗克，接着收拾乔治那五个人，然后呢？就是高级船员也休想逃脱。这种可怕的图景绝不是无端的臆测。